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孟子 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經義考載陳士元曰七篇二百六十章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趙蓋誤算也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以上皆吳伯豐問語吳伯豐全云朱子弟子○案黃貞卿曰伯豐名必大臨江人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元圻案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

書非軻自著其徒爲章公孫丑萬章記軻所言耳　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晁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爲然

趙氏孟子章指何焯云章指二字始於邠卿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爲泂酌原注尤才老書說辨之

誤以晉侯重耳爲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爲季札○元圻案趙注滕文公爲世子章章指曰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楊誠齋易傳後序曰予讀韓宣子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孔子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故土也著孟子章句　書錄解題孝經解一卷張九成撰又書稗傳尤棪撰又誠齋易傳楊萬里撰　案無垢孝經解尤才老書稗傳致堂無逸傳今四庫書皆不著錄蓋已佚矣

文選陳孔琦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墨子公孟篇作跛以爲長偃墨子作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全云古註以浩生不害爲告子則斐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　何云孫宣公作音義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元圻案文選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條若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注　隋志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一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閻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元圻案文選雪賦注引劉熙云雪宮離宮之名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懿前有吉甫原序稱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輿記圖經之存於今者惟此書爲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元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邠卿注似本於此 王安石王補之墓誌曰君南城人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豈未知左傳有琴張 元圻案昭二十年正義曰

琴張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賈鄭之說不知所出孟子正義曰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子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顓孫也集注從孫宣公又引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非此琴子　邵氏晉涵南江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駁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說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其說陋矣元所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宏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元圻案趙岐滕文公爲世子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全云即梁轉沅之類○元圻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爲成侯而受相印又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

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元圻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案杜預春秋敘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楚鬭宜申見左傳僖二十年六公子申見左傳哀六年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閻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元圻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

郅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元沂案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祚欲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云云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略說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

者必持漸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覯之

棄禮捐恥（閻按賈誼語○宋見漢書本傳棄禮義捐廉恥且其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秦所以敗恥尚失所（閻按干寶語○見晉書本傳晉紀總論曰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章（全云管子又以觀海爲桓公事○元圻案後漢書陳蕃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納）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閻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

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全云滴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蓋倂外篇計之　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于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靜原注端朝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全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郎慶元六君子之一龔蓋卿在嶽弟子

○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趙忠定横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般般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叫寃正法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書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係出惟周受稱略備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謚文忠　元注眞卿曰裴恭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宋見馬總意林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何云宋詞人陋習　全云何說無謂○元圻案　四庫書簡明目錄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十四篇所徵引書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　第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蓋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爲非方樸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何云六字闕按抄本補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漢書鼂錯傳錯上書言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　朱子語類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卻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箇巧的道理方得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此退之送王秀才序文以其書

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闓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爲眞人爲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元祈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遊於郊至梁而遇老子殷敬順釋文曰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愚按墨子親士篇及越王勾踐吳起則史記在孔子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 史記老莊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徵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內篇養生主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案郭象注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

又外篇山木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

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元圻案此係是述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語見讀史管見八　道家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以上是江鄰幾雜志語　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何云言各有當董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　全云深寧之說亦防附會加罪公者又云董子之言此類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豈待設耶是外絲矣太支離○元圻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

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閻按呂氏春秋亦有以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爲日知錄所遺

箋證閻氏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爲季氏邑王伯厚據楚世家有鄒費郯邳意戰國時爲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考之呂氏春秋愼勢篇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尊賢篇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彊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乃指仁之爲本心非直指本心爲仁也全云蓋以時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閻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地續

箋證叢釋地續說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則郯繫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

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父爲其介弟觀其言匪因鄒君假館舍儼然滕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閻按何焯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爲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剟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閻所未聞○元圻案容齋隨筆十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訓汙也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皆有刊本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此張守節正義所引）今無此語（元圻案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雜訓篇）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附會

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宋莊綽雞肋編曰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李瀚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註為孟軻是也　唐林寶姓纂曰孟子字子居　孔叢子漢志不著錄隋志論語家有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陳振孫謂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而其書記鮒之沒安得以為鮒撰　朱子語類以為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　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傳子為內外中

篇凡數十萬言參今祇存一卷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全云林謹思書今尚存頗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載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慎作謹避宋諱也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 案晁氏志止載孫奭孟子音義二卷 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何云僞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稍竄數語豈有爲之正義體大力艱反與同附贅者乎其人蓋邵武學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 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勦竊者皆割絕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其往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方樸山云宋槧本亦有脫誤如不動心章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字於趙注十四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又云眞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從侍郎王公之孫家其本篇有篇序章有章指卽義門云僞疏所割者

邑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嘗於同年王虛舟處閱之因以校正譌繆。元圻案書錄解題三孟子音義二卷龍圖閣學士侍讀博平孫奭宗古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承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孫奭撰蓋不辨其僞也　朱子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是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　近日阮芸臺中丞倣宋板十三經重刻於豫章趙氏孟子註遂復還舊觀

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篇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元圻案高誘注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校云之險也疑是皆險也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蓋墨家託於禹也元圻案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　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

日集證謂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淮南注云三月之喪是夏后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

好樂好勇好貨色閻按好樂當讀如欲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嘗云詳見余潛邱劄記

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元圻案史記賈誼列傳賈誼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又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宏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閻按晉傳元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國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哀平間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八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

以伐爲太傅封褒德侯　范忠文唐鑑一高祖發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臣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何云即集註中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兵計混一者僅十二年較之王莽尤促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　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顏子便近乎時雍了氣象近孟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閻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元圻案此注閻本不載而何本載之疑本義門語而何本誤作閻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黃稗楊墨五穀之螟螣元圻案呂成公孟子說曰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黃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三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戰國策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　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强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注見上卷可謂豪傑之士閻按董公之言須漢書始得聞○元圻案史記高帝本紀但云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高帝紀二年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云云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全云徂徠先生石介孫泰山弟子）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又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閻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論○元圻案歐陽公石介墓誌曰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　石守道對策曰民之教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得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元圻案致堂之所謂存即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發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不虧其義不更其守禮記儒行語）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其義正矣然取劉璋

之事可謂義乎 闇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學涉陽功名念大而心思小易傳及諸葛次及涉

陽　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宜以同盟之昔欺孫權使其後有詞遣荊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之若毅然取之不妨衡與軍獨上也亦不妨聲劉璋之昏亂而討之也○元按案通鑑漢紀獻帝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鍾繇討張魯十二月法正說劉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劉豫州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備備入益州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十七年十二月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求益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去乎松兄肅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與備關通備怒勒兵進據涪城璋遣劉璝等拒備皆收劉璝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十九年四月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引兵來會備使簡雍入說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　袁案齋孔明論曰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爲謫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爲漢除殘賊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乎信乎　宋陳長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爲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曰無再中之理而

新垣平言之曰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閻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元圻案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又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通鑑隋紀文帝開皇二十年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自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仁壽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隋書袁充傳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後果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待改元之小失也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元圻案為善而意在求名即是利為儒不務實踐即是異端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

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見內篇諫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上德篇）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禹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　酈道元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鄀鄧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案史記蘇秦列傳秦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全云龍泉葉適東萊弟子）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賤儒之世而鼓勵弟子耳○元圻案水心語見所作信州重修學記）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己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原注文子符言篇亦云不變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全云文子之語稍有病

鹽鐵論論儒篇文學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孝養篇文學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閻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又制權篇大夫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元圻案程大昌攷古編七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近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謂鹽鐵論爲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亡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閻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江陵之行荆楚從之者至十餘萬人郝山之出隴右翕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元圻案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李育張參等共立郎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趙繆王子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林等信之立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嚮應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唐仲友撰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後守台州與朱子相忤爲朱子所論故宋史不爲立傳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譖構釁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蕊一條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元圻案楊子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及堯舜禹湯周孔子其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然何辯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案法言淵騫篇或問子獨人也有李仲元者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材與不材之間（莊子山木篇語註別見）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趙注）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濫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一想）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閻按眞西山跋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邊之一篇道家千言萬如玩靜齋之兩語　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揆度篇引神農之數文子上義篇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集證按漢藝文志攷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晁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氾勝之書引神農之教劉子文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元圻案藝文志攷卽厚齋所著今附刊於玉海之後　賈誼疏引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言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閻按當謂人知齊威

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彊國篇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

秦類之矣然而繫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儻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　子順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愼孔叢子論勢篇子順相魏陳大計輒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罷兵魯仲連適游趙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　元圻案陳后山談叢卷三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注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類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　范蜀公東坡爲作墓誌稱著諫垣集十卷奏議二卷陳氏書錄解題止載奏

議一條今四庫書目併奏議亦不著錄豈一書俱散佚耶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案閣本脫有字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閣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李成季上劉莘老書曰夫犯分而進不若卻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徒步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　朱子李伯玉墓誌曰公諱綱字伯玉濟州巨野人贈太子少師滕山之曾孫贈少師埰之孫贈太師邴之嗣子也自少侍之弟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蓋據朱子之文　樓攷綏孫陽縣丞趙伯纘墓誌曰公嘗教子孫曰仕宦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蓋趙伯蹤述成季之言也　書錄解題別集類樂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鄗漢老爲序其後

宿於澅水經注二十六云澅閣按今本水經注作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原注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畫邑○元圻案宋邢凱坦齋通編曰畫當作澅字之誤也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按之即此可證　周密齊東野語以爲荷鄉老儒黃彥利爲此說未知邢凱孰爲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內篇八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閻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爲君卿語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

者無敵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集證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之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强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集證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　按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蓋城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都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邑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元圻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是時晉定不振中國無伯

強侵弱衆暴寡諸侯恣行遂爲戰國　三代之所以爲春秋以政自諸侯出也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以政自大夫出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顔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遺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李刪本從漢志作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關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片綵不必泥班志　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卽據傳贊駮顔注耳○元圻案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顔祕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是非常平乎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云云食貨志作斂是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云云其辭與厚齋所引同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　漢書食貨志上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贊曰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義

門云止齋據傳贊駁顏注傳字疑衍或當作志贊

陳烈（全云字季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元圻案陳烈事見朱子語類　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公闢鄭穆閎中陳襄述古窮經苦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章望之表民作四賢儒行於世又其友人劉彝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典學校於蘇湖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　葉石林燕語十謂陳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知名）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釋獸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案文選任彥升表鼮鼠事註引三輔決錄今王氏言文選引竇氏家傳當更查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汲水篇世祖得鼮鼠于靈臺○元朗案宋王楙野客叢書曰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鼮鼠終軍知之其後如崔儦徐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昔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國朝武進臧氏琳經義雜記一說鼮鼠者爾雅郭注以爲終軍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亦作竇攸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以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鼮豹文鼠也則讀鼮鼠豹文爲句鼮鼠屬下與此異　玉篇鼠部鼮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

雖非絕遠之地愳按說文水部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原注府巾切○元圻案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釋詁疏按尸子廣澤澤同釋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一不字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故邢疏引之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氣今本氣作時和正光

照閩本云元板作四氣和爲光正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爲收成冬爲安寧與爾雅本文同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見釋天　何云此從閩校更考集本○元圻案疏又引君治篇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宋邢昺爾雅疏敘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勑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二卷今本作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嘗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有通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　集證按犍爲文學諸書多引作犍爲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傅毅舞賦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享注引作犍爲舍人即一人也又按犍爲舍人爾雅注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蘄蘄爲之芷注云蘄茝也一名芷其一蔴蕡大麻注云麻有小故言大麻○元圻案齊民要術二又引舍人釋草注蕨蘩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

也 今人說書詩爲春秋流水經注經典釋文說文繫傳太平御覽皆引之陸璣毛詩疏下引文學云蜾蠃桑上小青蟲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 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 案文見通典禮二十八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劉共父名珙 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 答劉共父書 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 原注記禮者言猶己之子 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閻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蔡邕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兄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爲姪見於此 方僕山云史記武安侯列傳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子姪作子姓○元圻案杜君卿曰姓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

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甥字似當作生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爲稱似得穩當又曰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爲男子稱於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疑故如此後世則必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伯叔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猶子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猶卽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卽與世俗嫩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

通典注見卷三第十頁　四庫全書總集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珙等所刻以安國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以書抵珙及栻辨之甚力

傳負版文釋蟲　郭璞注未詳卽柳子所爲作蝜蝂傳者也

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蘧懷羊糞亦曰未詳○元圻案郭氏爾雅正義曰傳一名負版柳宗元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案宗

元所說似寓言然負蚩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蝜蝂
類也則當云傳負一名蝂又釋草正義蚩一名蝜蝂西京賦云狀蚤蟲其
形狀未聞玉篇蚩作蝂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見隋書經籍志集部唐志入楚辭類

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見唐書藝文志農家志云二十一卷李文饒有山

居草木記集話通志藝文略平泉山居草木記一卷唐李德裕撰文饒德裕之字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薮字書不見栭欋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闕按蘇虔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
薮荏蘇薮即上文之蘇薮璞註今紫穰

或曰錄陽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元所案邵氏正義案玉篇蘇蘇子
菜而穰蘇亦名荏菜是一物也　栭集韻類篇並忍止切亦作梔木名出郁
食物之木耳也　山海經虖狐之山多機木郭註似榆可燒以糞田得用郁
以爲即栭也谷部方物記民家樹栭不三年材可倚常杜詩飽聞栭木三年
大蘇詩栭木三年已足燒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陸璣撰注見卷三第
三頁　梁書文學傳劉杳字士深平原人也少好學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
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多所著述撰離騷草木疏一卷

檟苦荼釋文 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 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說文茗荼芽也 東坡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 閻按三國志韋曜傳初見禮異或密賜荼荈以當酒荼事見史始此○

元圻案邢氏正義曰釋文云荼埤蒼作搽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案晏子春秋有茗菜之文然無以定其爲即今茗飲漢人有陽羨買茶之語則西漢已尚茗飲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元圻案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學類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或稱急就章故其字謂之章草凡三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而不立門目文詞古雅於經無一複字隋曹壽以下注者不一今惟顏師古之註存 急就章二十四牡蒙甘草菀藜蘆師古註牡蒙一名黃昏厚齋補曰本草吳名白功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蔓延蔡對有牡蒙此一物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後山贈二蕭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註云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療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主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蒸指當時擬學爲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鼫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入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劉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學之陋也元圻案終軍事已見前　唐書盧藏用傳弼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鼨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鼫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後主壬申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螒天雞鶾天雞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　爾雅釋蟲螒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釋鳥鶾天雞郭註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　說文翰天雞赤羽也一名鷐風　歐陽公劉原父墓誌曰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蔡謨事注已見卷五　爾雅釋魚螖蠌小者蟧註螺屬見埤蒼或曰即蟚螖也似蟹而小　邵氏正義曰古今註云蟚螖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　嶺表錄異云蟚螖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　爾雅釋木櫬木槿櫬木蓮註別二名也似李樹花朝生夕隕可食或曰日及亦曰王蒸　劉原夫七經小傳秦風六駮毛傳引爾雅駮如馬據陸璣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駮馬相似又似駮馬

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所假不締得騄迷騠迷倘可得駁馬是別有樹名駁非獸雅所云駁也王氏云原夫識六駁蓋兼指歐陽公本傳及小傳二事　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八劉禹錫傷往賦題日及之詩集作日反按廣志日及木槿也作成公綏潘尼俱有日及賦　田敏淄川鄒平人歷仕五代入宋卒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其進印板書奏云守官膠庠職司較定叢在梁為國子司業在晉為祭酒時也

唐元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亡部天屈西北為无禿部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云

育之言大抵多不經〇元圻案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作九經字樣又為十體書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書錄解題經解類九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　唐文宗太和十年改元開成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孔安國尙書序正
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原注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
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
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律即尉律（尉律漢律篇名）也六體非漢
與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爲八（閻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字實誤辯見余潛邱劄記）
程易田云說文序言周有六書秦作天下李斯奏同文乃改省史籀作小篆
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爾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以八體試之是即承用
秦八體然則漢初蕭何但草律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
書自以爲應制作始有六體許氏敘之綦詳奚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耶
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漢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許文敘
改六爲八也○元圻案唐張懷瓘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籀文
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
隸書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甄豐定六書四曰佐書是也　魏書江式傳式
上表曰古史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頡
之遺法也及周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
之籀書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

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趨約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以八體試之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慎自敘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稽譔其說分別部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為耑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鐲其子孫之役非也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 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集證羅願記急就章後云顏註以慈姓爲祖於宜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爲出於高陽而姓者皆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慈趙盾誤矣解距虛郎登蛋以繼車騶爲騶入之目謂老復丁爲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元坊家書錄解題神仙類周易參同契三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假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　參同契二十全功章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姹女又明葬邪正章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朱子次亭字顯呈秀野丈兼爲王宰詩人言洞裏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

董彥遠閻按彥遠名逌東平人啟狄閑符制卽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何云明黃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集增閻元爵合璧此啟甚詳其實亦非異書也其畧云殘經不悟於郭亡閻按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案新序雜事四齊桓公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是以爲墟也 孫莘老曰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耳 闕文徒存於夏有閻按成二年衛侵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甚詳闕文矣新築戰事 馬不足一者旣失其全閻按漢石建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閻按顏氏家訓後漢書稱吏奭暴爲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書殘武殪閻按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卽壹衣卽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案按壹戎衣武成文啟指爲殘似誤康誥 頌亂湯齊閻按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 烏寫混淆閻按海錄碎事古諺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並疑寫當作

馬魚脅雜糅閻疏張參云脅之與魚溷淆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爲脅以帝爲虎增河南之邑爲雒滅漢東之國爲隋閻疏說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避上則辠不從辛閻疏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絕下則對因去口蕭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士聚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疏姓絕閻疏晉書束皙傳本姓疏其先避亂改爲束皙傳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何云足當爲疋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閻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䆃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但非相如所用不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爲此䆃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爲宗蕭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而爲之說其僞也皆如此丁尾亂眞蕭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是無尾也故曰亂眞鉤須失實閻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

註鄭丁寧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此義以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爲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

而旣謬國名 閔云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 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黃疏玉藻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袞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又註覲禮皆爲袞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爲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也 篆形誤僞

誰正雲興之祁祁 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 何云此與篆形無與 隸體散亡共守鑾聲之鉞 閔疏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戉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鉞今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按今庭燎作噦噦 鎖定銀錯之名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鎖頭錯大鎖也古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瑣三公腳 何云金銀作對謂注銀爲鋃也又云新刻已改鋃字 更改金根之目 閔疏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 知一朿二縫之爲來 閔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朿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字

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閔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八人下羊印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國史傳疑考義其惑於三家閔疏家語卜商返衞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閔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爲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益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遺疏按說文秀字從禾不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閔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爭于文文武爲斌請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蓋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爲鄙淺故曰妄加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閔疏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爲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蓋疏晉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爲易不可從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蓋疏說文

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訾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閻疏顧野王載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歷久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謀度非字似用張謠但以緋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覈疏非當作緋

四十八安取於桑閻疏事文類聚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尋恐不過此祇後至犍爲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祗事見各部者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案唐鄭棨開天傳信記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桒字識者解之云桒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極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

三十七未足語世閻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何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廣騷家藏傳刻世有七年三十爲世遂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世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音澀三十年爲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卅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何云三十七句閻董仍無確證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閻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閻疏

尉律見說文敍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望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

誤存舟二間之爲航閻讀顏氏家訓亙從二間舟詩云亙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謬

安識門五日之爲閏閻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注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

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敍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訓隸書爲隸古也 閻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 余曉而得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婿閔元衢合疏彥遠此段日困學紀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纘力始諳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覈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爲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贍而好博云 何屺瞻云閔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徵染俗學與胡

傳與古編並後山書　余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有說故於小註發之
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闕說非　程易田云尉律四十九類二句孫田
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藝文志云蕭何
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言小學之課載
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曰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
章中又析其類爲四十九耶蕭政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
爲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謬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
學之百餘人令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
載揚雄訓纂篇云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
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
蒼頡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
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閭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
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與尉律不相涉也　集
證埤雅曰九寫而爲鳥虎三寫而爲帝按字書載古諺云書經三寫烏焉成
馬故閱校作焉據埤雅則仍當作烏增河南之邑爲雒漢書地理志注引魏
畧滅漢東之國爲隋徐鍇說文繫傳三家見呂覽祭傳篇文武爲斌見宋書
樂志何祇事見蜀志楊洪傳注○元圻案董彥遠東平人王明清玉照新志
載宋齊愈獄牘稱司業董逌在坐則靖康末官司業也又揮麈錄云宣和中
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
憶每一條食瓜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
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出
外蓋博洽之士然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命則其人品殊可議

宋景文公乞集俱俗字從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冊部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元所案玉海小學下羊欣筆陣圖云昔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行蒼龍白虎二闕以題其額

夾漈金石略云秦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閻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何云殆至李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　集證董逌廣川書跋書詛楚文後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郛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最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篆始變者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集證宣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惟十有三月庚寅周雝公緘鼎銘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集證呂與叔考

古圖商兄癸彝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戠敀云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兄癸彝云丁子王錫爵 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亶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都下雝公諴作尊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字通用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久之類皆亶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承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不知故并見之於此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月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彝器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彝文曰丁子周戠敦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 董逌廣川書跋云蓋以剛日柔月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之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用柔以成之今衛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 趙明誠曰余嘗

考之古人君卽位明年稱元年葢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葢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辯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圖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毛伯敦覩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案集古錄毛伯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而呂與叔以爲郱考古圖郱敦郱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　趙明誠曰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呂氏釋爲郱恐莫可考

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王時張仲也集古錄原父歸自長安以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匜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而與叔以爲弡考古圖弡仲作寶匜

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爲百集古證考古圖百下一字爲首卽首字也此作百誤

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元圻案宋薛尙功鼎彝款

識釋文於毛伯敦銘下一字作郱簋銘中上一字作張集古錄并載之趙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㠯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爲弡弡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曰弡音其勿反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　歐陽公從而文之以數百字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弡伯敦豈張仲之兄乎　容齋續筆三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丏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范文穆公成大字致能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集證爾雅釋詁綽綽爰爰緩也

○元圻案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亟務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晁公武讀書志稱爲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云云都爲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

書實王翰撰撰字爲傳寫之訛矣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元圻案集古錄謂吳季子墓銘據張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于石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篆之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六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𠀤子攷篆文皆無之得會收元豐中鑴刻世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宿搭爲君字非季字也 戰國策顏斶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此文卽其謝表也

金石錄全云趙明誠作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元圻案周公相成王而使

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或召伋亦先就封亦未可定但太公若至康王時始
卒則成王大漸時正顧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
之年歸[illegible]已八十歷武王成王當有百十餘歲史記亦曰太公之卒百
有餘年　書錄解題目錄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
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
劉原甫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氏惟此書則不然好古之
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滈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
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集證今本說苑無亦猶祭酒也元圻
案朱子曰關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
文今信州有滈水集者卽其文也　史記荀卿列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
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注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
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
遠屈平邇靳尙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
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

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閻按此亦見王氏懷抱　何云其有爲言之也　全云陳項之假名於楚亦猶異口韓劉之託名於宋也〇元圻案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員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楚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　姚寬西溪叢語上秦誓文有三本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攷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政爲懷王也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又楚世家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說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秦昭王遺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於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遂閉武關遂與西至咸

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又陳涉世家陳三老豪傑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項羽本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范增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案三十卷以許氏原本十五篇每篇析而爲二）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共四十卷）等篇呂太史（全云成公祖謙）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本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全云蘇魏公頌○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祗候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即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袤跋）

說文（皀部爵字下）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

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齎即鳳凰

歟集說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佚篇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　何云後漢紀二十字非原注○元圻案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尚完皆章草書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中二千石守丞建義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集證按法苑珠林梵佉盧居於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翻譯名義佉盧風吒此乃大仙人名○元圻案唐書藝文志道家類釋氏元惲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惲本名道世 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惲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爲之序

韓文公李陽冰科斗書孝經後記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漫成詩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

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 元圻案漢書孔光傳衛光紹衛光明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見王莽威權日盛憂懼不知所出而不能堅辭去位用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禹爲經學精習帝甚尊重禹弟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曰不識剛正　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幼善屬文父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舞蹈求生又陰揣高宗將立武昭儀即爰言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橈節從之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附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故曰不識節義　李衡字彥平號樂菴紹興二年進士歷官秘閣修撰致仕居崑山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戸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原注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千文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斯實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廣州者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書斷曰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或云後漢時人隸書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又曰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則八分似在隸書前而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則八分似在隸書後未知孰是書斷又曰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按張芝本以善章草得名則草書在行書之前無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著汗簡三卷佩觿三卷東坡爲作小傳所謂恕先在焉呼之從出者也　書錄解題藝術類書品七卷梁度支尚書庾肩吾撰六體論一卷唐并州司馬張懷瓘撰古今法書苑十卷主客郎中臨淄周越撰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何氏本作聰）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

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見觀物外篇下○集證按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

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此張子全書理窟中語）夾漈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元圻案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於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彌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云云）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註見上條）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爲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漈（六書略）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

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商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本等聲盡泯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類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多寡爲次故首爲獨韻干宮爲開合韻之首　鄭夾漈論華梵曰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鑑錄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識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鳩摩羅什天竺人見晉書藝術傳原注所引天竺國甚重文制云云皆本傳文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尙矣夾漈六書略三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尙義諧聲尙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案如鄭康成注經謂某讀如某某之某孫炎始爲反語閻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焯按韋昭國語注中間有反音亦叔然同時人也攷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元圻案南齊書周彥倫傳汝南安城人入齊官中書郎兼著作文惠太子問彥倫菜食何物最勝答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又文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不言其始爲翻切也　書錄解題雜家類考古編十卷續編十卷程大昌泰之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事有可考者皆筆之　四庫書著錄無續編○集證引顧氏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曰按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與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蒺藜爲茨瓠盧爲壺鞠窮爲芎丁寧爲鉦俾倪爲陴奈何爲那和同爲降句瀆爲穀邾婁爲鄒明旌爲銘終葵爲椎大祭爲禘不律爲筆蕵蕪爲須子居爲朱窗籠爲聰蝎蝓爲奄卒便爲倩令丁爲鈴鶺鴒爲鵯猴鑿爲座蔽膝爲韠側理爲紙扶淇爲灘狻猊爲獅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案余兄靜軒曰勃鞮爲披勃澥爲海舉居爲蹶蝃蝀爲虹又鄭氏詩箋韎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韋氏國語注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尤二聲合爲一字之證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案隋志不著錄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　慈蓋法言之名後有郭知元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唐志五卷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宋真宗七年甲辰改元景德十一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重脩今人以

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集證引顧氏音論曰切韻隋陸法言撰本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註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訥言但箋注而未增加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本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　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爲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爲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書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附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校鶴山亦不合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眞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案魏鶴山作吳彩鸞唐韻後序曰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獨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獨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

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從真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

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隱沈約之謚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見魏書本傳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見南齊書文學陸厥傳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爲一條○元圻案隋書經籍志上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 長許觀東齋記事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然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

唐韻諸書遂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釋又疑混聲與重疊字不解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　唐書藝文志經類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錄

潛虛以莧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原注古文韻莧字碧

落文○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不因作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嚴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前漢古字韻編五卷侍郎宜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又僃家類潛虛一卷司馬光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　潛虛曰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卯而餘之宿躔從度卯則爲莧類則爲墜卯得五宮類得十數釋音莧古文天字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注見孟子歸字有齊歸原注見左傳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閻按賁氏爲姓者音肥全云漢有賁赫○元圻案又有淮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見前書儒林傳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爲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閻按宋藝文志顏眞卿韻海鑑源亦僅十六卷鏡爲鑑避翼祖嫌名○元圻案唐書顏眞卿傳元載以爲誹謗由檢校刑部尚書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又文藝蕭穎士傳子存能文辭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八部云自營爲厶厶部背厶爲公元圻案錢氏大昕曰古音營如

宋元憲寶翫佩觿（全云郭忠恕作）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元圻案歐陽公歸田錄二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　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李壁王介甫平甫歸飲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爲法也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恕先撰觿者所以解結也）

夾漈（通志六書略五）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元圻案下文云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拘生鉤有𠧪類生㮚生粟有半類生胖生叛有菐類生僕生蹼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爲虛設㮚當入木類粟當入米類則𠧪爲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虛設僕當入人類蹼當入臣類則菐爲虛設盡句也𠧪也半也菐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

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曌劉龑因之因之閩本作反因皆字書所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𩃬𩃬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𩃎𩃎音如兕觥之觥字𡸫𡸫音如元礥首之礥次子名𩅿𩅿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𡪞𡪞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𥁋𥁋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龑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　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詵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　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𩕳杰𩤯𪓟仉肾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　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爲曌天爲𠀑地爲埊日爲㊐月爲囝星爲〇君爲𠁈臣爲𢘑人爲𤯔載爲𡕀年爲𠡦正爲𠙺　裴松之孫休傳注曰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詰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　通志六書略五武后造字因代國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閻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爲定蓋起高所作爰歷篇胡

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集證玉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彼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郎接記滂喜為下卷故稱為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玉海所引江式語魏書北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云云正與此文同　張懷瓘書斷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廿五章沐浴揃搣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娍可以休老亦作揃搣　元圻案顏師古急就篇註揃搣謂鬄拔眉髮也蓋去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其妍𡡉少對偶也　厚齋急就篇補註曰莊子外物篇皆娍可以休老皆子斯反音咨亦作揃三蒼云揃猶翦也娍亦作搣說文字林云批也　厚齋補註本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原注夜如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攻媿集○元圻案樓大防攻媿集歐陽蘇三家家詩押韻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全云此註是正文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乂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爲浮薄當即其人也其注不書撰人名氏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　晁氏讀書志曰李瀚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爲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意以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鎮撰十七史蒙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即攻媿所云近世之續蒙求者○集證按蒙求共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平上平去平入相間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

書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　全云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以後則加孝經而去樂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一經原注莊子天運篇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原注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全云景帝已以胡毋子都爲春秋公羊博士而董子亦爲博士則景帝已置二博士矣○立五經博士在武帝建元五年邵子皇極經世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周按吳文正謂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元圻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試往因焉往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者六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　後漢書趙典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靡不貫綜　三國志蜀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敎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　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

人淹識羣書猶逆旅當傳爲九經庫　邵子觀物內篇曰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注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五經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元圻案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　閻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　何云非改也今所見者誤本耳○案翟酺傳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章懷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

（此是未知何據當係時本已誤二爲五耶）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閻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爲博士（原注所謂齊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閻本脫生字）爲博士（原注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見武帝紀）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閻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此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全云攷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於伏生而張生爲博士歐陽生未得爲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爲博士夏侯氏則出張生者。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易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不著其名案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地餘長賓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志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說蒼漢世所傳禮後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又曰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又志曰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全云正始石經不出邯鄲淳之筆詳見衛恆筆勢攷又云晉史則云稽康所書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集證玉海四十三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六月內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刻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元圻案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引洛陽紀碑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實五經　晉書衛恆傳恆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

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 晉書裴頠傳頠字逸民博學稽古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國朝萬斯同季埜石經考云觀漢世石經朔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於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愚棨裴頠傳奏刻石寫經在楊駿既誅之後駿之誅在永平元年辛亥頠之被害在永康元年已未相距九年內憂外患迄無寧歲爲而未成爲得其實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從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刱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 宋范成大石經始末記後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西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子書參焉孝經論語爾雅廣政廣政蜀後主僞號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詳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 萬氏斯同石經考載宋史趙克繼傳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隸石經謝倪傳倪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爲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石經以倣善隸召爲直講宜和書譜章友直傳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 歐陽集古錄韓城鼎銘載楊南仲曰馮翊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

仲識 晁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孟氏未叛唐時所刻於唐諱闕畫僭位以後則不闕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按文粹七十二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代宗四年改元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 閻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而波後權場中無榻本故厚齋未之見耳 全云深寧特謂張參作書時乃刊壁非鑱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非不見陝本也又云宋時石經貴蜀本而賤陝本故學官及儲藏家皆蜀本不特所波後權場無陝本也又云陝本石經有論語無孟子陝本在金時嘗補之但整完其殘闕非竟失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孟子近日曲沃賈撫軍始補之又云蜀本今難得予僅見毛詩殘闕一本 縱序按賈撫軍名漢復康熙七年事

舊史文宗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案舊唐書鄭覃傳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累遷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

史張次宗禮部員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唐書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元圻

崇書錄解題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肥姚鉉寶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三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業張參纂儒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

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見太平御覽五百六十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閻按嘗持論此皆未行秦漢後遂不復見六經全文爲終古之恨頗爲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芷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切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元圻案史記索隱曰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湊　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壟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何因明帝時尙有此論皇覽之言似非實錄閻氏所引皇覽語見史記裴駰集解　莊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郭象註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眞僞當攷所出元圻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家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

見然後識其眞僞余實見者之未博者　此條似不當入經說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卽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元圻案林艾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　陸象山語錄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虞溥厲學閻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奬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任子語見

太平御覽六百十三　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方樸山云

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元圻案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乃作誥以獎訓之云云　又曰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隋書經籍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　金樓子戒子曰任嘏何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

文中子王道篇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復友生論文書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文粹載此書無禮字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原注禹皋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元圻案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　唐文粹載其復友生論文書曰記言記事參錯而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元圻案陸農師佃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玉杯足瑕纇中散珠船不光彩自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九）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録本（閎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閎按考之册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錄）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

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曰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乃負笈徒步行借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當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　金樓子聚書篇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時後方辭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存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賢聰敏好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　宋史田敏傳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奉詔與馬縞等同校九經　南史衡陽王傳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唐書柳仲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　朱子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春秋正義云傳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咸[illegible]不[illegible]正義曰詩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傳咸爲七經詩其左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八一 集韻初學記文學部載傅咸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周官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終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恭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損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慈心不忍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漸勿使能植孝經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臣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圻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　晉書傅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隸校尉諡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閻按二禮亦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

六篇集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合為八十一篇 後漢張衡傳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易緯何云凡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何云凡五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何云凡三推度災氾歷樞含神務禮緯何云凡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何云凡三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何云凡二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何云凡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以上七經緯見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注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集證太平御覽經目內又有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徵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

哀平（張衡謂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詔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皆燼　全云先乎魏孝文者有秦苻堅○元圻案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尋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云云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後漢書張衡傳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桓譚傳譚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無復其學　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類之後案曰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是讖緯是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註者均以爲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

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錄篇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　歐陽公請刪正義中讖緯劄子曰唐太宗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離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云云　呂氏雜記下云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朱文公語類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閻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雖詳亦畧。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易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孔安國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司馬文正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

官爲職閣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方櫟山云皇甫持正云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未識偏旁而談稷契讀詩未知何度下視伏鄭司馬公語意本此）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爲學言　全云何氏蓋溺於元人道學儒林之說溫公豈徒記誦者○元圻案游定夫與友人帖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絲分縷分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援神契）是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

矣何云必闕人乃有此言 集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引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云云○元圻案宋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博通羣籍著宋書百卷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春秋序正義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案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盡因此而謬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天地篇云元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爲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樸山云康成未見家語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辛巳改元慶歷談經者守訓故而不

繫七經小傳出（何云劉原父作）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集證晁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于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宋仁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閻按謂歐陽公永叔）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轍）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方橫山云甚有鄭友之藝圃折衷全云又有晁說之○案實始於王充之刺孟）譏書之胤征

顧命按謂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金云又有鄭樵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閎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稿孫游謂甫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殿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盧師矣方楳山云盧師自是學者雖為王氏學而遠勝程門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金云勝義正肅公袠爵言其鄉家老嘗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彌之者○元圻案真西山集有得聖語申省狀曰某忝昨非余信臣皆見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乾為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畤史記六國表序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

亡何云秦皆燔滅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須猶可曰孔子曾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於立論　全云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法言寡見篇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男忠錫孫孝濬孝瀚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九

餘姚翁元圻載

天道

三五歷紀（案唐書藝文志雜史類徐整三五歷紀二卷）天去地九九萬里（見藝文類聚一）淮南子（天文訓）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周天上今本有故字）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本文有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句不宜滿引）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洛書甄曜度無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十二字）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太平御覽無里字）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據周髀疑脫一百字）里（見太平御覽周）

周髀算經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君卿注節六月者從冬至至夏至日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爲半歲六月節者謂中氣也不盡其日也又曰是故一衡之閒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即爲百步君卿注此數夏至冬至相去十一萬九千里以六閒除之得矣法與餘分皆半之又曰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周髀音義七衡者七規也謂規爲衡者取其衡運則生規規者正圓之謂也六閒兩衡相去之閒也

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脉見太平御覽二

論衡說日篇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

靈憲後漢張衡撰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後漢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

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與此文不同王氏所引蓋據太平御覽

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按考靈曜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周髀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今本周禮疏作三千周髀注引括地象亦云三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周髀注引作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廣雅釋天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

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以上皆周禮大司徒職正義所引之文　廣雅天圜作天圍闊又案天圍闊至天高等一段言天度也東方七宿以下言宿度也天度云當作宿度云王氏引正義而未正其誤月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何云句讀未詳　程易田云某分里之某何識其明白而幾門云句讀未詳蓋不知古人紀數命分之句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

極謂之四表周髀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冬至夜半時北遊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遊所極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周易口義云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晉書天文志上吳時中常侍王蕃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一晝一夜之閒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閒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安定之說周易義海撮要朱子語錄釋天行健取之元史伯瑢論天地云胡氏云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

里今但云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算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

致堂胡氏讀史管見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為何云關校地下無為字有方所可議之比也元圻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關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晉書天文志上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案隋志天文類首列周髀一卷趙嬰注又一卷甄鸞重述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為股其影為勾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勾股之鼻祖舊本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敘稱爽著即君卿之名然則隋志之趙嬰殆即趙爽之訛歟又小學類廣雅十卷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秘書學士曹憲為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　宋王偁東都事略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以布衣論樂拜校書郎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致仕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見周禮大司徒疏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原注爾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元圻案尸子說見太平御覽三十七郭璞注見釋天邢氏正義曰左傳疏引孫炎云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郭註本孫炎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漢書律歷志云斗綱之端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元圻案楊倞注見荀子不苟篇張湛注見列子天瑞篇　陳振孫曰楊倞唐大理評事張湛字處度晉光祿勳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案葛洪釋渾天亦引此三句又曰地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皆見晉書天文志上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

風輪所爲大氣舉之也浮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名洪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案抱朴子去地四千里風力猛壯有剛風世界）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元圻案魏鶴山師友雅言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爲惟踏之周茂叔者恐是此　文苑英華八百六十四顏況廣陵白沙大雲寺碑曰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變佛體爲金色界地輪是也金色界中有香水海水輪是也香水海水中有光明藏火輪是也復有寶林香花瀰漫周遍佛土風輪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抱朴子者洪所自號因以名書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帀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元圻案周髀注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草木蕃庶故曰四和

白虎通日月篇日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見太平御覽七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元圻案晉書隱逸傳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著正天論云云　徐整長歷曰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顏氏家訓歸心篇曰一星之徑大者百里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全云司馬彪作）斗二十六（原注四分退二○案後漢書作四分退一）晉志斗二十六（原注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大衍歷議）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見後漢書律歷志）而沈存中（全云長興沈括○夢溪筆談八）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同（閩本同作等誤）蔡伯靜（名淵西山先生長子朱子門人）亦謂歷家欲求日月交

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原注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元折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本不載四分度之一故正義亦不載　後漢律歷志斗二十四牛七女十一虛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西方八十三度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南方百九度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東方七十七度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與前志不同晉書律歷志從後志　沈括夢溪筆談七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指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戍戍者斗魁所抵也　宋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古人所以注意於斗分之疏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歷起於此也　唐書歷志僧一行日度議曰四分法雖疏乙先賢謙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載二十八宿疏密立晷儀下刻漏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雖候清臺太初投密　劉向總六曆別是非作五紀論　後漢律歷志賈逵論云其斗牽牛與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

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同道而日據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　周髀算經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於二十九日三十日間日行天七十二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于建星　山堂考索曰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范志一行之所紀者是也　書錄解題正史類後漢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蔚宗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註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乾興初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補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案今本國史補三卷中無此條裴胄問董生云正觀貞觀作正觀避宋諱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元年丁丑冬

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歷甲申崇天歷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原注係年不及者一分差）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歷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見後漢律歷志）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上新歷法表）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冲之（謂後元嘉）歷疏云漢初用秦歷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歷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梁宋書志南齊書祖冲之傳月蝕下俱有檢日二字當補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以上見宋書歷志下）沈存中云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

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元祈崇 俞琰徐

歷志注簡約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因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　夢溪筆談七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為寅卯辰夏為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山堂考索曰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之大明歷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劆歷是也有以百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沖之大同歷是也有以八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歷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為密率　朱子語類曰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遇天必差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天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二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　明王可大象緯新編曰漢自鄧平改歷之後洛下閎謂八十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歷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猶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不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歷家皆宗其法然猶

末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所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　晁氏讀書後志兵類武經總要四十卷曾公亮丁度撰康定中朝廷恐群帥昧古今之學命公亮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官廷尉欲定元嘉曆　南齊書祖沖之傳字文遠范陽薊人也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永明中遷長水校尉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劉智謂黃帝爲蓋天顓頊造渾儀見隋書天文志春秋文曜鈎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見晉書天文志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爲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元圻案北史藝術傳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蓋器測影而造渾儀皆天而作渾天覆觀云云　晉書天文志蔡邕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又曰順帝時張衡制渾象至吳王蕃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　開元占經晉劉智論天曰或問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蓋天以天象蓋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為晦明渾儀以天裹地地載以氣天以週轉而日月出入以為晦明二說其誰得之劉智曰昔者聖王治歷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為中而朱規為赤道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為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星宿之進退為術乃密　宋書天文志徐爰曰王蕃云渾儀羲和氏之舊器　晉書劉寔傳寔弟智字子房以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唐書藝文志劉智正歷四卷薛夏訓　夢溪筆談七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　玉海四至道中韓顯符上渾儀法要十卷序伏羲立渾儀云云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案宋羅泌路史引此文曰川上有正字文義較明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隋志云爾鬬苞似是人名氏當攷全云河圖鬬苞恐是緯書名日故日受深寧疑為姓名者非　集證按劉恕通鑑外

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闘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闘苞與鬼臾蓲等並爲五官其爲人名氏可知或曰闘苞受河圖之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闘爲闚也○元圻案孫子荊爲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河圖闘苞受曰帝然偕衍出應期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

原注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原注見後魏書初學記一云宋張鏡非也

方燒山云唐人避諱耳○元圻案魏書藝術傳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嘗著觀象賦其辭載本傳賦叙畧曰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關鼓而蕭索流火夕暎以揺穎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遂援管而爲賦　北史藝術傳作張深文選謝莊月賦注引之作張泉蓋皆避唐高祖諱

大象賦唐志藝文志天文家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尊本巫咸星

賛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之閣本作諸）藹臺（薛集藹臺上有芸閣二字）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見唐文粹四）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元圻案李播大象賦曰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槩氣天讒備象卷舌安其寂然附耳矜其諂諛又曰長垣崇司域之備少微彰處士之懿又曰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 史記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 索隱宋均云隋謂垂下也 天官書又曰畢爲罕車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 晉書天文志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卷舌一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者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唐書方伎傳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以論撰自見 蕭山王宗炎曰卷舌列天讒之表是體賦列星其末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紫府之樂肆掌貫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而絕駟奈臨河而羨魚則其

自敘生平嘗官協律及典獄之職者　薛士龍季宣書大象賦後文見浪語集二十七原文似多脫誤

步天歌唐志載天文志天文家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裔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爲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元圻案鄭樵六經奧論天文總辨曰步天歌唐書以爲王希明作而實非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王希明則引漢晉二志以釋之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爲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形而遼迒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知休祥而深知休祥者　讀書志曰或云王希明自號丹元子書錄解題載步天歌一卷青羅山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人又似未嘗官拾遺供奉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

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見天文志)襄陵許氏(名翰字松老)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縣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全云果爾則天固不以爲祥也○元圻案許氏之說呂本中春秋集解取之注已見卷六第十七頁)

後漢永建初(永建順帝初元)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原注天文志注李氏家書)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皐又謂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皐(閣本脫下尹字)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何云五條以抄本補○元圻案史記

趙世家無公子牙攷世家武靈王立五國相王趙獨否令國人謂己曰君三十七年立王子何以爲王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今稱趙君其即武靈歟然則公子牙或即公子章之訛也　後漢書天文志注古今注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云云案袁宏後漢紀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不得有上書事蓋家書傳會之說　後漢書方術傳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北鄉侯立後爲司徒郃子固已見前傳　郃果有上書事不傳亦不容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案天官書集解徐廣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曰七錄云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　太史公天官書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書序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書君奭注馬融謂殷之巫也集證陸氏釋文馬融云巫男巫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俱咸乂序正義文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

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 原注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全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蓋重黎之流周以後始賤之 集證郭璞賦載藝文類聚地部 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巫咸五星占一卷 日知錄據尚書及孔傳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所謂殷商巫咸是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咸作筮是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祒曰來楚詞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祥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是也

莊子大宗師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闕之祠 案李播大象賦天江爲太陰之主傅說奉中闕之祠 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 今本云商爲注 說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 何云祠傅說可對秦美媛 全云此猶近世以張仲爲司命而主科名之說也 通志天文略一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 謹按

傳說一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籍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媒神此傅說之義也偶兩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百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出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春秋繁露云天地之行篇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横其言出於此元圻案後漢書丁鴻傳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其辭具載本傳書奏帝以鴻為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案哲宗紀在元祐九年三月是年改元紹聖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在元符三年四月朔哲宗之十五年也此皆有陰慝見於祲象志

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朢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神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八年八月朢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神宗十一年戊午至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凡十五年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元祈案宋史王巖叟傳巖叟字彥霖大明清平人仁宗初遣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司馬光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於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月食之疏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闕按冰當作砅砅古厲字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

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七歎云訊九魁原注魁音祈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王逸注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洪興祖補注　案宋史天文志輔星在第六星左弼星在第七星右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廣雅曰樞第二旋星經作璇晉書天文志二曰天璇第三機星經晉志俱作璣第四權第五衡晉志五曰玉衡第六開陽星經作開陽第七搖光星經作瑤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子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

外恐誤原注徐整長歷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閻按王砯見杜詩卽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一首也砯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啟元子首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砯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素問太始天元冊問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標而爲始下元板鈌通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元坼案素問天元紀大論六十六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九星上古之時也上古世質人淳歸眞反樸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道德稍衰云云今猶用焉　此條改懸朗作垂明避宋諱也　四庫全書總目醫家類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砯註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冰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爲京兆府參軍見公武讀書志作王砯杜甫集有贈重表姪王砯詩亦復相合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甫詩而誤　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注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石氏星經招搖星在梗河北入氐二度去北辰四十一度據此則洪氏以招搖在七星之外實有所本　錢氏養新錄十七按說文無魁字當爲魁之訛古書斗爲斤與斤相似因誤爲魁并讀如新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語類云緯

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元圻案素問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 漢天文志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 埤雅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蓋祖荆公之說 周禮大宗伯疏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 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云云

顏之推歸心篇 顏氏家訓之第十六篇 孔毅父 全云試仲 星說亦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祒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 原注傳元擬天問見大平御覽 ○元圻案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上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書錄解題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先聖四十八世孫黃太史所謂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 四庫書著錄 柳宗元天對見本

集　穀父平仲之字全注誤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吳音訛而然此條乃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語○方樸山云李義山白注其詩引古詩云王姑阿母時相見　全云黃姑星牽牛星之別名爾雅以河鼓星爲牽牛非是　集證藝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識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又歲時記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眞女其說皆不一　案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又曰河鼓謂之牽牛邢氏正義曰此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然則爾雅蓋謂河鼓亦名牽牛非以河鼓爲即星紀之牽牛謝山於此似未詳攷石氏星經織女三星河鼓三星圖皆作鼎足形或以河鼓爲織女蓋因星象之似而誤以河鼓爲牽牛蓋因不詳考爾雅而誤河鼓黃姑語之轉耳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集證御覽善作喜風也折揚奔

厲天之怒風也原注見御覽○宋埤雅引之長作暢兩風字俱作氣周官小祝寧風

旱春官之屬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元圻案春官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　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又曰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韓文公訟風伯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集證宋書符瑞志少帝即位景平元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御覽八百七十七咎徵部五色雲引宋書曰前廢帝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徐羨之廢帝爲營陽王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何云此條從閻氏所得鈔本增○元圻案晁氏讀書志韓魏公家傳十卷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家傳曰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　是年第一人王堯臣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

餐何本作湌○見太平御覽四百十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何云元本龍城一條不連刻前空三行　全云龍城錄託名柳子厚作　集證書錄解題龍城錄一卷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雜記梅花參軍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託也　容齋隨筆十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於丁至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閣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上閣按及甫同州進士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元圻案書錄解題歷象類天經十九卷同州進士王及甫撰進不知何人　玉海三云紹興省勘詳其人洞曉星歷令與特奏召試　朱子答蔡伯靜書云天經論撰甚詳恐亦甚不易但回互盡天處費力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中以未爲中

原注以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久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〇元圻案此條正文及注皆取鄭樵六經奥論中星辨之文朱子說則王氏所續　鄭氏中星辨云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有中於未者謂之中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爲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爲中以午爲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爲中若以論星辰之出没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繼其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繼其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繼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繼其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爲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爲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爲火伏見之始終則以未爲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後魏天象志序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

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元圻案班孟堅敘傳曰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降應王政景以燭形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其後後漢晉宋隋唐諸書皆因之 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收於是與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衆口諠然號爲穢史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亦爲十二辰 元圻案夢溪筆談七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爲辰一歲日月十二會子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

建星近斗原注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原注詩正義　何云四方惟不言西○元圻案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正義曰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星中建星中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其中也　史記天官書南斗為廟其北建星　高誘曰弧九星近井建六星在斗上皇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　小雅大東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唐天文志咸通懿宗年號中熒惑鎮唐志作填星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衮冕軍府稱臣以厭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月令凡三儺月令作難鄭文乃多反　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

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以上皆鄭注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元圻案季春之月正義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仲秋之月正義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大陵既是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　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曰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唐天文志一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全云敏求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

其上因以爲名元祈案唐書天文志一行作大衍歷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地中以爲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州陽城是也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中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　五代時王朴奏進欽天歷表云古之植圭於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　玉海百六十二浚儀祥符二年改祥符　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郭注即天柱山　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縣天柱山在南　書錄解題地理類東京記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次道撰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見漢書律歷志、案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孟康注此爲甲寅之歲易緯是類謀云攝提招紀鄭注云攝提招紀天元甲寅之

歲甲寅自古以爲起歷之元故爾雅紀歲名不始於子而始於寅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爾雅釋天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名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原注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　全云原注九字是正文　集證大衍歷議載唐歷志漢藝文志考後漢志顓頊造歷元用乙卯蔡邕論曰顓帝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元圻案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史記歷書載武帝改太初歷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歷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庚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

貢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訢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考之通鑑編年與宗訢之議脗合而劉孝孫斷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術則范志所謂太初歷元用丁丑郎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特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歷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歷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年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歷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歷之數此其起歷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公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於歷術年名之下哉此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歷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帝歷以甲寅爲元故漢歷亦以顓帝之元爲元也又曰漢太初歷元起丁丑秦顓帝歷起乙卯排而上之皆不値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觀此言則又知歷書曰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以甲子朔旦冬至而爲起歷之元故命之曰以甲寅云爾未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正當顓帝甲寅年也劉歆三統歷進太初前一世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顓帝歷元用乙卯洪範傳亦用甲寅又何也太史公歷術甲子篇有天漢征和等年號在劉歆三統歷譜則有之此必後人以此歷譜附入太史公歷術也 大事記注見

大衍歷議曰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歷案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春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大衍歷中氣議見唐歷志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壬子見漢書律歷志大衍歷議僖公五年周歷漢歷唐歷皆以辛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見隋書律歷志然則緯與殷歷同故劉洪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劉洪說見後漢律歷志郎命歷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案晉律歷志曰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

多一日傳寫少一月　唐一行日度議曰命歷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

春秋分記宋羅山程公說伯剛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歷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閒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歷亂而不之正也元圻案後漢書律歷志注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洪善算與蔡邕共述律歷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春秋分記注見卷六第四十頁　孔穎達曰古時眞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歷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歷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歷用

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歷

集證五代史司天考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歷然祇行於民間而馬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歷及王朴傳周顯德二年詔王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流俗之學以周變率與之較斗日月五星爲欽天歷○元祈案書錄解題歷象類羅計二隱曜立成歷一卷稱大中大夫曹士蔿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入歷

劉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元祈案劉貺大樂令壁記上杜夔漢世之樂郎不識旋宮之義荀勗晉朝之博識莫知古律之則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律以歷合氣以錯行金奏隨律而變宮以宜地靈祭歌與歷而改調以應天氣歌奏相命所以合天地之情也　唐書劉知幾傳子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撰續說苑十篇

劉洪曰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

下云此謂允執其中令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且無驗改未失是且驗將來爲驗者也　見後漢律歷志

李文簡燾何宗以爲至論

閎按李燾傳乾道四年新歷成燾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歷官詳論　無名氏宋史全文孝宗乾道四年八月行乾道歷禮部郎李燾

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歷家精微莫如大衍大衍行於世亦不過三四十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抑皆謂歷不差不改云云此劉洪要言至論也

蓂莢謂之歷莢 案注異記堯爲仁君歷草生階 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 見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 原注唐律賦有朱莢合朔○宋書符瑞志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歷莢何晏中候堯即位七十載朱草生郊

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爲一月有閏十三葉 原注平園表州梧桐之葉十三閻按平園周必大號集證漢志農家田俅子三篇宋吳淑事類賦注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注梧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參同契 全云魏伯陽作 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 案朱子答袁機仲書曰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

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說甚詳亦自有理　京房易傳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傚易立節

虞翻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丹鉛錄引此作月滅乙癸案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則乙下當有癸字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朱震漢上易納甲圖說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全云魏伯陽居上虞虞仲翔居餘姚然考仲翔所說易學本於孟喜其初立易注奏曰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平輿令成述其業祖鳳為之最密臣父日南太守歆受有舊書則仲翔之淵源遠矣京房之師焦延壽亦傳孟喜之學者也今以時代考之伯陽蓋與仲翔祖相輩行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

辛巳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全云河圖玉版已有納甲之說又云納甲之法不盡同如楊雄葛洪所言又異於京房　集證魏伯陽參同契聖人上觀章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元圻案夢溪筆談七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攷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於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

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胎育之理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朞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昭元年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杜註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郎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全云天五地六見於大易天六地五見於國語故漢志云五六天地之中合然左氏之說又與素問微不同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砯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集證沈括筆談貴帝素問有五運六氣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也○元折衆筆談七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靑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其

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中央太陰土爲勾陳勾陳之配則脾也　程氏遺書十九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十月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遺書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恐是坊本之誤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

論云十二辰之會（案蔡邕月令問答會作禽當從之）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見孟春之月食麥與羊正義）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按閩獨不及辰之禽龍衡言毒篇辰爲龍巳爲蛇　集證論）說文（巳部）亦謂巳爲蛇象形（集證論衡物勢篇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酉雞也卯兔也申猴也又按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鄭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德在卯日出於陽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人表象是丑爲牛之證史記陳世家周太史筮敬仲完卦得觀之否云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是未爲羊之證九家易注說卦门犬近奎星蓋戌宿也是戌爲犬之證易林坤之震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元圻案唐彦悳法書要錄曰梁庾元威論書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湖東王遵其神妙定爲九十一種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內有鼠書牛書虎書兎書龍書蛇書馬

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也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閻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閼遂無紀致堂（讀史管見）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案此說本緯書元命包乾鑿度見後漢書律歷志）分爲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恕）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況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作張孝祥于湖集序）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何云此姚秦時妖僧妄造其可據乎宏詞人之陋如此）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集證廣雅釋天天地開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

提合繼建通序命術鈔因提羅通紀佗○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疑年譜一卷年略譜一卷紀年號附劉恕撰謂春秋起周平王隱史記本紀自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一年即與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爲信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　隋書經籍志佛經緫說姚萇時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宋邵子撰其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六年己未凡興亡治亂之迹皆以卦象推之　國朝王氏鳴盛曰王氏知諸家說開闢之年爲荒誕豈知堯元年甲辰以下亦荒誕乎近儒史學唯萬斯同季野號於稽疑識見獨精所撰紀元彙考斷自共和庚申始今本亦從此逆溯至唐堯元年甲辰者乃後人所附益也　宋司馬子長作史記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共和以後始爲年表爲千古特識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順宗年號在位止一年都利術士李彌乾原注聿斯經本梵書○案宋劉煕古作續聿斯經一卷　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歷晁氏謂泠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

通五星之術其來尚矣何云此推步非占驗也　集證唐藝文志曆算類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　丹鉛錄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為律閱術以律曆居陽而治陽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為曆甄術以曆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家周書曰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地之便暴錯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古人之擇地如此而已我辰安在小弁論命之說也以上引貢西山送吳正叟序文語傳云不利子商哀九年左傳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全云楚宮公劉二詩蓋古人建都卜宅以求陰陽之和而非葬經之可藉口我辰安在豈是論命姓有五音古人有此說亦不足據維戊庚午特以內外事分剛柔亦非擇日也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三十分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晉高祖己亥）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何云十二時占九十六刻餘四刻破爲二百四十分故各得八刻二十分也一時凡五百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加入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閻按五代史馮道續傳正有六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知今本矣○元圻案明史天文志西洋之說命日爲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製器甚便也　書錄解題正史類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修撰其爲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諸臣此事一例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又與故類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　四庫書著錄）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閟與四維

甄鸞注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以上皆甄鸞注文御覽引藝經作悄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已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作案證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藝經曰悄悶者先悶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家者何為來入兎宮王孫晝下乃造黃鍾犬往就馬非類相從羊斧蛇穴牛入雞籠四維者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圈天門地連豕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鄉鼠入虎蹊○元圻案數術記遺曰於太山見劉會稽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游天目山中見有隱者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數術記遺一卷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注岳東萊人晉書律歷志所稱吳闞澤受劉洪乾象歷於東萊徐岳者是也隋志具列岳及鸞九章算經七曜術算等目而獨無此書之名至唐志始著於錄　甄鸞別注云劉洪付乾象於東萊徐岳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元揚子謂之太元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桓譚新論

日揚雄作元書以為元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太元與此所引不同

石林謂太元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此老子第四十二章之文河上公以此為道化章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老子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太元以一元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原注余樸子云揚雄有太元經楊泉有太元經○元圻案張衡傳注桓譚新論曰元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元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　余樸子條記篇下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　附書經籍志儒家梁有楊子太元經十四卷晉徵士楊泉撰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案程子讀太元中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黃鐘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揚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

先天圖

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元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元其見天地之心乎（見觀物外篇）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何云附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潛虛是五行為本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兩之為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　玉海三十六張行成為潛虛衍義十六卷案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載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行成字文饒一字子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今本靜或作盡）十二

大寒之陰（閻按有十二大寒終何不宜漏）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閻按盤洲洪适號）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法家類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其註舊題房元齡撰據晁氏讀書志蓋尹知章作也　幼官篇曰春夏秋冬氣十二日一代春秋各八冬夏各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秋候不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贏極氣常短　周益公平園續集洪文惠神道碑曰公諱适字景伯初名造字溫一字景溫鄱陽人相孝宗論文惠罷相後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自越歸得負郭地百畝因列岫雙溪之勝復留臺榭引水流觴種花藝竹名曰盤洲有盤洲集一百卷）

國史志云曆爲算本治曆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曆元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幽詩於十月曰爲改歲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原注曰爲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